

我们全都一无所有，但有人仰望天上的星星。——王尔德

彻夜留香 著
CHEYELIUXIANG
WORKS

星是夜空的眼

star

下

悬爱迷情 不容错过
与高冷孤僻言行苛刻的天才生物学家
一起 谈谈情 破破案

她站在大街上，仰望着星空，刚才那么一刻，
也许只差那么一点，她就向命运低了头，
变成他星空里的一颗流星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是夜空的眼

Star

下



彻夜流香 著

CHEYELIUXIANG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是夜空的眼：全2册 / 彻夜流香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7833-8

I. ①星… II. ①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7971号

书 名	星是夜空的眼
作 者	彻夜流香
出版统筹	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	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紫 木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	三 乖
封面设计	嫁衣工舍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300毫米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，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833-8
定 价	46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她刚读了几句，闻慕阳又插嘴说：“你穷到连晚饭都吃不起了吗？”

路星辰对他的语气不善本能地反驳：“谁说我穷到吃不起晚饭了？！”

“那你干吗不吃晚饭？”

“我吃不吃晚饭要你操什么心啊？”

“谁说我操心了？！”闻慕阳恼怒地道，“但你肚子一直咕咕叫，我怎么睡啊？”

Chapter. 11

“跳个舞吧。”他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，打乱了周年庆舞会所有的次序。

乐队的领队犹豫了一会儿，有人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后，音乐声响起了。

“酷毙了。”文娜笑嘻嘻地将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。

什么抽签，什么节目，就算天塌下来路星辰大概也顾不上了，她立即把盘子塞到了旁边人的手里，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，然后她整理了一下身

上的衣衫，把自己的手放到了闻慕阳的掌心。

当闻慕阳握住她手的那一瞬，路星辰的天空又灿烂了，尘埃里也开出了花，整个世界都五彩缤纷起来。

“别忘了打手势。”闻慕阳在音乐声里说道。

“嗯。”胸腔里塞得太满，以至于路星辰除了这个字别的都挤不出来了。

其实她的手势都不用打得太好，别人总是下意识地回避他们，然后躲在远处绕成圈看着他们。

路星辰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而她站在了舞台的中央，她想自己大概躺到棺材里都不会忘记此时，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会忘记自己穿着水晶鞋的那一刻。

闻慕阳的潜台词就好像是，记住他，到死都记住他闻慕阳。

音乐声结束，闻慕阳很绅士地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就抽手离开了她，没有半点迟疑，所有的热闹隐去，只留下了路星辰一个人茫然失措。

顾伯走过去搀扶着闻慕阳走到了台上，闻慕阳对着麦克风说：“感谢各位的光临，我是闻慕阳。”

场中爆起了窃窃私语声，闻慕阳顿了顿才微笑着继续说：“我要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为闻思做出的奉献，同时闻思的未来也期待大家以后的协力同心。我来此既是为了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也是为了跟大家道别。”

场中一直不停的私语声顿时又沉寂了。

众人聚焦下的闻慕阳面带微笑，语调平缓地道：“因为眼睛一直需要理疗的缘故，我已经决定今后将会长期生活在美国，所以我会将闻思我名

下的股份悉数委托给我的弟弟闻慕庭，希望大家还能像过去那样支持跟帮助他。”

听到这里，路星辰只觉得耳边一阵“嗡嗡”声，根本听不清闻慕阳后面说了些什么。

她从茫然里抬头，想要找到闻慕阳的眼睛，即使看不见，但找寻他的“视线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可是她抬头看见的却是雨隆兰的视线。

她穿着精致的礼服，卷发蓬松，首饰闪亮，美丽到尖锐，一如她礼服肩带上的玫瑰。

雨隆兰只那么轻描淡写看了路星辰一眼，那只是为了见证她预言的一眼，那之后她就没在路星辰的身上浪费过第二眼。

她走上台，很自然地挽住了闻慕阳的胳膊，将他带下台阶。她一出现，闻慕阳身旁的人都自动地后退给她让出了位置。

他们是如此的相称，同样高挑的身材，同样的美貌，同样的聪明，闻慕阳身旁的位置，仿佛天生就该属于像雨隆兰这样的人。

这样的表态，不知道会在各位股东的心里激起多少轩然大波，但这不是路星辰能关心的，也不是她想关心的，她突然穿越过人群向着闻慕阳奔去。

她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闻慕阳，那些问题正在她的胸间发酵，路星辰觉得自己如果不问，她整个人大概就要被炸得四分五裂了。

“等一下，闻慕阳！”路星辰追着喊道。

闻慕阳离开的脚步很快，似乎没有听见路星辰的喊话，路星辰追得太急，下台阶的时候脚一崴，从台阶上栽了下去，惹来后面围观的人一

阵惊呼。

闻慕阳却只是稍许停顿一下，便弯腰坐上了来接他的车子。

路星辰看着车尾灯，顾不得疼痛，将高跟鞋干脆脱了下来，三步并作两步奔跑过去，在大门口拦住了闻慕阳的车子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门口的保安喊道。

路星辰将双手在前车盖上一拍，大喊道：“下车，闻慕阳！”

她双手一拍，将开车的顾伯吓了一跳，路星辰拍打着窗子，闻慕阳始终不语，雨隆兰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过头问：“要不要我处理？”

闻慕阳抬起了头：“不必……我去。”

他慢慢地从车里下来，走到了路星辰的面前，很平淡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”

路星辰的双唇微颤着，她有很多话想说，太多话，可是看着眼前这个人，她竟然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。

“路星辰，我不想今晚变成别人的谈资，你有问题就快问，而且简短些……”

怒火瞬间就从路星辰的胸膛沿路烧到了她的大脑，从认识这个人的第一天起，他就非常擅长惹怒她，让她生气。

她怒气冲天地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说要走？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！”

“你是……我的谁？”闻慕阳抬起微垂的眼帘，问道。

路星辰陡然间像是被一盆冰冷的水兜头浇下，熊熊的怒火瞬间就只余白烟。

她是他的谁？那么简单的问句，他就把这几个月以来所有的对视，所有的微笑，所有的心动都一笔勾销了。

在她逐渐模糊的视线里，闻慕阳是那么淡定地站着，是的，他说过，她不过是一个给他煮饭的而已。

假如有过火花，那不过是路星辰的错觉，假如有过心跳，那也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。

但是路星辰不甘心，她就像是渔网里的一条鱼，明明呼吸都变得困难，但还是要对眼前天罗地网的定局做出挣扎：“闻慕阳，你从来也没有觉得我是个……比较重要的人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这样认为？”

“因为……你有时发现，你还是有一点点喜欢，喜欢跟我做朋友的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一点点也没有吗？”路星辰睁大了眼睛，想要看清闻慕阳脸上的表情，夜风很凉，但带不走她眼里的泪花，它们越聚越多，让闻慕阳的表情变得更加模糊了。

“都说了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闻慕阳，这么久以来，你从来没有在哪天期待过我的出现吗？”

不是哪天，而是每个黄昏，每个黄昏他都在等待她推门的那一瞬，闻慕阳轻眨了一下眼帘：“没有。”

“闻慕阳，你从来没想过路星辰不是什么路人甲路人乙，没想过她对你是一点点不一样的吗？”

闻慕阳眨动着眼帘，转过头，路星辰追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回答？”

雨隆兰开门下车，大厅里的人也逐渐朝这边走来，闻慕阳刚转身，路星辰就抓住了他的手，固执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回答？”

闻慕阳抿住嘴唇，头微侧着道：“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比路人强在哪里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我是谁？路星辰，不是我瞎了，我……就需要将就像你这样的女人。”

路星辰的心突然就像被什么狠狠扎了一下，不由自主手一松，闻慕阳便离开她上了车，车子渐渐远去，但路星辰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她的两耳轰隆隆作响，周遭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

路星辰茫然四顾，完全看不见闻思的人对她指指点点，那些遥远的光影一如遥远的闻慕阳。

夸父曾经因为片刻的温暖而以为离太阳很近，然而等他追逐到死才发现，他其实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而已。

不是所有的距离都可以追逐，比如夸父与太阳，也许还有路星辰与闻慕阳。

可是路星辰不甘心，她不甘心，她转头向着已经远去的汽车的方向慢慢走去。

她还有话要问，还有好多问题想要他回答。

“路星辰！”有人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

路星辰转过头，喃喃叫了声“文娜”，就继续朝汽车离去的方向追去。

“回家。”文娜一把将路星辰推进了旁边的一辆小QQ里。

路星辰指着前面：“他往那边走了。”

“路星辰，你知道我们最后的行李是什么吗？”文娜手搁在方向盘上，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路星辰呆呆地问。

“路星辰，自尊是我们最后的行李，所以不管做什么，都别丢掉这件行李；那样你才不会真的一无所有！”她说完就发动车子离开。

路星辰坐在车子里一路浑浑噩噩，心里的那种刺痛却渐渐弥漫开来，像一张黑网向她笼罩而来，令她窒息。

她张开了口却依然没法呼吸，文娜在一边抬手着急地拍着她的背，路星辰蓦然大声地哭泣起来，呼吸才畅通了，但哭泣却好像再也无法停止。

路星辰哭得歇斯底里，哭得连腰都无法直起来，全靠文娜将她一路拖回出租屋。

等跌在沙发上，路星辰还在嘶哑地哭泣着。

文娜递过一张纸，又塞给她一支笔，道：“路星辰，你要怎么报复闻慕阳，你写下来，统统都写下来。写下来你就好过了。”

路星辰流着眼泪，像个小孩般茫然地看着文娜。

文娜抓起笔做了个示范：“这是闻慕阳，你手里拿着刀子，砍掉他的胳膊，砍掉他的腿，最后砍掉他的脑袋！这样，你心里就不会再难受了！”

路星辰泪眼中接过了笔，文娜鼓励道：“想怎么报复就怎么报复他。”

“我想要一条绳子。”路星辰抽泣道。

文娜拍手道：“好，勒死他！”

路星辰双手握着笔，咬牙道：“从他的背后套住他的脖子，然后慢慢地勒，慢慢地勒，他求饶也没有用……”

“对，绝对不能原谅他！勒死这个自以为是臭瞎子！”

“我要勒死他，这样……”路星辰看着墙壁，很久才说，“这样我可以把他拖回家了。”

有一种痛苦它汹涌而来，如同泥石般要将你淹没，而你的脑海里第一涌现的竟然不是逃亡，而是只想再看一眼那个赠你泥沙的人，那就是爱情赐你的狼狽。

路星辰躺在文娜的腿上，在黑夜里睁大了眼睛，看着沙发隐隐的轮廓。

她自从从来没有想象过会跟闻慕阳有什么更大的交集，不过是想每天都能看见他，跟他说上一句话，当一个温暖的朋友而已。

可是当这自以为微不足道的希望也被人剥夺的时候，她却恍悟了自己不过是在自欺欺人。

她的内心深处贪婪地想要很多，她想要整个人生都跟他纠缠成一股麻绳，她想要他的生命打满了她的烙印，她想要他快乐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挣扎的时候，直到在这个世上最后一刻都会想起她路星辰。

从第一次喊“睡觉”脑海里浮现出闻慕阳起，她就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，对他别有企图了。

“文娜……”路星辰在夜色里说，“我想跟他睡觉。”

顾伯将车子停在了闻宅门前，雨隆兰下车环视了一下周围，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闻慕阳：“你把路修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闻慕阳点头，他推开门，走进去的时候却不慎绊倒在了门槛上。

雨隆兰站在那里，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冷冷地看着，如同看着一位毫不相关的陌生人，顾伯连忙“哎哟”了一声，绕过雨隆兰将单膝跪地的闻慕阳搀扶起来。

“闻慕阳，我今天才知道……”雨隆兰看着闻慕阳的背影道，“原来你很擅长拒绝别人，要是当年你也能这么痛快地拒绝我妹妹就好了，这样她就不会为一个很快就会把她遗忘的男人去死了。”

闻慕阳没有说话，只是松开顾伯搀扶他的手，拿起手杖慢慢地走了进去，顾伯则转过头，叹着气对雨隆兰说：“隆兰，遗忘过去不是对死掉的人的背叛，而是接受他们的祝福。”

雨隆兰微微抬起下巴，冷淡地回答：“也许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份祝福，所以才不能遗忘吧。所以，我不能遗忘，闻慕阳也休想忘了……他欠下的那四条人命！”

她转身朝着山下而去，山风吹起她风衣的一角，露出里面精致的礼服，雨隆兰走在这条新修的平整的马路上，内心却像是那条曾经的山路一样崎岖不平。

这么多年来，原来闻慕阳不是把世界遗忘了，只是把有关于她的世界给遗忘了。

这一刻，她仿佛经历了三个瞬间，知道妹妹死了他却活着那种喜悦的瞬间，对那份喜悦感到羞惭的瞬间，还有眼前这刻，听见对那份喜悦的嘲笑瞬间。

她的内心有一种不可自控的不平在向外蔓延，以至于挂在脸上那面名叫“冷静”的面具都要粉碎了。

前方闪过车灯，一辆车子停在她的面前，车窗滑下去，闻慕庭道：“慕阳回去了？”

雨隆兰的情绪一下子就平复了，她淡淡地道：“回去了。”

“那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闻慕庭笑道。

雨隆兰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拉开车门坐了上去。

闻慕庭笑道：“我今天晚上只是跟市长坐谈了一会儿，没想到外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”

雨隆兰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对你来说，也算目的达到了不是吗？闻慕阳总算公开支持你了，有些墙头草又会倒回去了。”

闻慕庭转头仔细地地看着她，雨隆兰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，道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我认识你的那天起，你就不喜欢当个高高在上的人。”

“你又知道我什么？”雨隆兰冷笑。

闻慕庭微笑道：“难道你的梦想……不是想要跟闻慕阳一起去旅行吗？”他见雨隆兰不自然地侧过头，膝盖上微微收紧的拳头却暴露了她的内心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我家老头子如果不是看到这点，怎么会定下那份继承条约，他很早就知道你喜欢慕阳，非常非常的喜欢，也许远胜过你的妹妹。所以，他知道你会守护他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跟我争权夺利不就是为了守护他吗？”

雨隆兰看着窗外的夜色，闻慕庭轻拍了一下方向盘，说道：“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你对我这么不放心。”

雨隆兰缓缓掉过头来，看着闻慕庭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不得不说你很聪明，你猜对了。”闻慕庭温文地笑道。

雨隆兰的眼神一跳，她没想到他会亲口承认。

闻慕庭看了一眼雨隆兰，微笑道：“我当然可以说些好听的，但是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不想骗的人。为什么一个人仅仅因为比我早出生十来个月，他就注定会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呢，而不管我有多努力，有多少牺牲，我都是个看门的配角？我不甘心。”

雨隆兰脸沉似水，眼望着前方，闻慕庭依旧面带微笑地说：“那么你甘心吗？你仅仅因为喜欢一个人，就被别人选来当看门的，哦，你还是个倒贴看门的，你嫁给慕阳的那天，雨家的那部分股份也会成为闻家的一部分，严格说起来，你……比我还惨。”

“停车。”雨隆兰沉着脸说道。

闻慕庭慢慢将车靠边停下，雨隆兰拉开车门就下车，他在她背后微笑着说：“好好考虑一下吧，隆兰，是自己操纵命运，还是让别人操纵你的命运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就毫不犹豫地將车子开走了，从倒车镜中，闻慕庭可以看见雨隆兰裹紧了风衣有些狼狈的身影，他也只是弯起唇角轻淡地一笑。

雨隆兰没想到山道上的风会更大，加之大型车刮起的风沙让她的眼睛都睁不开，只得靠着山壁慢慢摸索着向下走，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她

的面前。

“是雨隆兰小姐吗？”出租车司机伸出头来道。

雨隆兰停住了脚步，转过头来说道：“是……你是？”

“哦，是闻宅打电话让我送你的，快上车吧。”

雨隆兰松了一口气，她坐上车，揉着酸疼的脚脖子听那个司机笑道：

“你们家用车真奇怪，上次用帕什么的定理去追另一辆车子，现在让我在半道上追一个外面套风衣里面穿礼服的姑娘。”

“小姐，你是那个闻先生的姐姐吧？瞧着你们俩长得有几分像，都是俊男靓女啊！”司机没话找话地搭讪道。

雨隆兰缓缓抬起了头，轻淡地说：“不是，他是……我的未婚夫。”

路星辰经历了有生以来异常痛苦的一晚，她本来以为自己应当会失眠才是，可事实是她只是哭累了，所以很快就睡着了，整晚连梦都没有做一场。

大清早起来，她看着镜子里肿得像胡桃似的眼睛叹了口气，吴小妹拿了两个鸡蛋进来，小声道：“星辰，我给你冻了两个鸡蛋，你敷一下，消肿。”

路星辰接过鸡蛋，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冰冷的鸡蛋不失弹性，敷在肿胀的眼睛上有种刺痛感，但却微妙地感觉很舒服，路星辰抬头又说了声谢谢。

吴小妹搓着两只手，微有些局促地道：“不用谢，其实……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道歉的。”

“道歉？道什么歉？”路星辰睡了一整晚，但是脑子还是昏沉沉的，

下意识地反问道。

“就是上次……说你是闻慕阳女朋友的那件事，我只是在公司里听她们在讲你坏话，一时没忍住，就……”吴小妹低下头说道，“当时我没想到后来很多人会信以为真，胡乱揣测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都已经遗忘了。”路星辰说道。

吴小妹情绪有些激动地道：“可是要不是我，她们就不会把一点点的事掰得很大，到处说你的坏话。”

“那个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。”路星辰实事求是地说，她一进公司就被贴上了闻慕庭的标签才是她受到围攻的主要原因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哎，别可是了……”文娜穿着睡衣将手搭在吴小妹的肩膀上打着哈欠，“她一点也不介意你说她是闻慕阳的女朋友，她唯一介意的是她被传了是闻慕阳的女朋友，可是又没真的睡到他。”

“文娜……”吴小妹面红耳赤，路星辰则继续面无表情地刷牙，事实上她的脑海里想的是跟闻慕阳双唇相接，还有骑在他身上的那些瞬间，要是有后来……

要是有后来就好了……如果有后来，他们会不会相爱？

吴小妹见路星辰看着镜子眼睛直直地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转过头嗔怪地看了一眼文娜。

事实上，路星辰远比她们想象的能吃能睡，状态甚佳，以至于吴小妹在厨房里小声说：“我看星辰应该没什么事了，她都喊着晚上要吃火锅。”